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2012

第4辑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2012 第4辑

理论卷

主编

吴思敬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探索. 2012. 第4辑. 理论卷 / 吴思敬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07-6407-4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789 号

诗探索 2012 第4辑 理论卷

主 编 吴思敬
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c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407-4
定 价 50.00元 (全二册)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诗学研究

4 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的超越

——以“太阳”为证……陈仲仪

// 80后诗歌研究

18 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罗小凤

41 80后诗人狂欢的下场

——一份田野考察报告……李成恩

// 向明研究

50 向明论：无常月，奈何天……章亚昕

66 向明诗二首赏析……袁忠岳

71 吃水果的各种方法……向 明

// 关于哈金

80 叙事与独白：哈金诗歌论……明 迪

97 另一种“中国经验”

——哈金诗二首读析……陈 均

// 中生代诗人研究

104 拒绝背后的坚守与信念

——李南论……刘 波

115 诗歌中的“下槐镇”离现实有多远

——读李南《下槐镇的一天》及吊诡的中国诗歌……霍俊明

126 卑微生命的倔强与尊严

——李南《小小炊烟》读解……辛泊平

129 为了内心奇妙的转化……李 南

// 姿态与尺度

132 “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她甜蜜的神秘”

——施茂盛诗歌阅读之一种……马绍玺

146 80年代的“瓷”

——郁郁论……王晓渔

153 包临轩诗歌创作与80年代诗歌传统……刘 洋

169 杜涯诗歌论……王永祥

186 乡村叙事下的“唐家庄”：“空心村”景象

——评杨景荣乡村诗歌系列……贺 芒

// 新诗史料

200 新诗历程（一）……邵洵美著 邵绶红译

207 新诗历程（二）……邵洵美著 王京芳译

编者的话

诗人论，历来是《诗探索》重点经营的栏目。本辑推出的向明、哈金、李南，以及施茂盛等五位“2012 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应该说都是值得当下诗坛关注的人物。

向明是台湾的前行代诗人，与洛夫、余光中、罗门同龄，且都有1949年由大陆赴台的经历。向明在台湾现代诗坛起步很早，在台湾的诸种现代派诗如走马灯转换的时候，向明不为所惑，把定自我，执着于情感的抒发、意象的营建，致力于打造中国式的现代诗，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组织“向明研究”专栏的稿件时，我们征询向明先生意见，是请台湾诗评家来写，还是请大陆诗评家来写，向明来函表示“一直想听听大陆学者对我的诗的高见”，于是我们约请了山东大学台湾诗歌研究专家章亚昕教授撰写了《向明论》，请山东师范大学的袁忠岳教授撰写了《向明诗二首赏析》，同时编发了向明的《吃水果的各种方法》，希望通过不同体制与文化环境下诗人与批评家的对话，能对向明诗歌做出较为客观而准确的评价。

哈金是华裔美国作家，辽宁人，当过兵，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来在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他用英文写作，小说曾获美国笔会的福克纳奖、海明威奖，2006年更跻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成为首位华裔文学院士。哈金不仅在小说创作中取得突出成就，同时也是一位重要诗人，出版诗集有《沉默的间歇》（*Between Silences*, 1990）、《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 1996）、《残骸》（*Wreckage*, 2001）。为使国内的诗歌界朋友对当下这位重要的华裔诗人有所了解，我们特在《关于哈金》的栏目下，发表旅美学者明迪女士的“哈金诗歌论”，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陈均博士的《另一种“中国经验”——哈金诗二首读析》，以飨读者。

在“中生代诗人研究”栏目中，我们推出了一位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诗坛默默坚持写作多年的诗人——李南。她认为，写诗需要一

个静心的气场：“我庆幸自己终于渐渐学会了拒绝。拒绝那些塑料桂冠。拒绝那些媚俗的嘴脸。拒绝与任何诗歌运动合作。我常暗暗告诫自己，远离一切肮脏的诗歌交易，对诗坛的霸权和恶势力，永不妥协。警惕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日渐麻木，永远保持自由的摇滚精神。我一向认为，过多的诗歌活动、头顶上过多的光环一定会乱了诗人的写作定力。我更愿意自由地游走在诗歌边缘。”（《为了内心奇妙的转化》）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她的诗才屏除了非诗的噪声，营造出一片洁净的蓝天，呈现出一派高贵、尊严与神奇的气象，这在当代诗坛中是颇为难得的。

近日，“2012 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已揭晓，施茂盛、郁郁、包临轩、杜涯、杨景荣获此殊荣。我们约请了马绍玺、王晓渔、刘洋、王永祥、贺芒五位文学博士为他们分别撰写了专论，希望读者既能对他们不同的个性与诗歌道路有所了解，也能感受到他们共同的对诗歌的爱与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新诗史料”栏目中，我们编发了邵洵美先生的《新诗历程》。邵洵美是“新月诗派”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诗论家。《诗探索》2010年第1辑曾发表邵洵美的《金曜诗话》9篇，并配发了赵毅衡教授的《重新发现一个诗论家》一文。最近，邵洵美先生的女儿邵绡红又寄来邵洵美的英文诗论《新诗历程》，原题为“*Poetry Chronicle*”，分两部分发表于英文杂志 *T'ien Hsia*（《天下》）月刊，第一部分发表于1936年10月，第二部分发表于1937年11月。《新诗历程》（一），由邵绡红译，1985年刊载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南师文教资料简报》第2期。《新诗历程》（二），由王京芳博士译，一直未发表过。现在我们把这两篇《新诗历程》合并发表，实际上可视为邵洵美对从新诗早期到抗战初起为止的新诗史的概述，他对胡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陈梦家、朱湘、何其芳、李广田、臧克家、艾青、徐迟等诗人的品评，颇为独到，值得文学史家参考。

诗学研究

80后诗歌研究

向明研究

关于哈金

中生代诗人研究

姿态与尺度

新诗史料

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的超越

——以“太阳”为证

陈仲义

一、以“太阳”为比对中心

现代诗语在与文言诗语划清界限的“白话阶段”，经历大起大落的考验，也彰显多变善变的本性，或许只有这样的本性，才装得下丰富复杂的现代经验与现代体验。兹试以百年新诗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语象为中心，比较它不同时期的表现，由此解读现代诗语不无丰盈曲折的复杂展开，及其所带来的教训与启示。

太阳的原始义被规定为“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太阳系的中心天体”（《辞海》），人们从天体物理学的属性引申为文化意涵，太阳就与光明、温暖、力量联系一体，同时又转义为热烈、阳刚、激情、活力等象征，自然也就附加上了青春、创造、理想、希望等价值内涵。

五四的太阳在郭沫若的笔下是吞日月、驰骋宇宙的天狗，是焚烧凤凰的烈火，是太平洋上滚滚的洪涛，它归属于浪漫美学的喷发（《太阳礼赞》）。20 世纪 50 年代，崇拜太阳的集体无意识一路飙升，最明显的变化是从精神世界的向往转变为对政体的讴歌（《太阳要永远上升》）。如果说五四时期郭沫若唱出狂飙突进的时代强音，采用裸裎的方式十分适宜，那么到后来，自觉或不自觉放弃艺术考究，落入直接宣喻，则叫人摇头了。郭老的变化让人领教在国家意志和党文化规训下，诗歌和诗歌语言只能作为工具服膺于整部革命机器的运转。

1941 年贺敬之写出了《太阳在心头》，第一次直接用太阳比拟领袖。1958 年大跃进民歌，太阳语象开始从比较纯朴的阶段加入造神运动。再后来红卫兵的乌托邦激情暴力，把“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原始崇拜推向顶峰。太阳语象自追求自由的精神世界走

向政治伦理的彻底异化，诗歌语言也苍白到乏善可陈的地步。

应该承认，20 世纪上半叶的太阳语象，部分内涵脱逸出一般的文化象征，大大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凸现了源远流长的“日神”精神，特别是把太阳神的原始意涵和风骨赋予新的现代性，创造了不同于文言诗语内涵的新形象。不过，这样的新形象，既有幸又不幸，当它与意识形态紧密捆绑在一起——作为主义、政体的鲜明符号，充满鼓动性的时代高音，就压倒了所有诗性的思考。

典型案例是大诗人艾青，有关太阳的篇幅占了他一生诗作的十分之一。在国统区他把《太阳》作为信仰：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太阳向我滚来。救亡时期的《向太阳》充满了投身斗争、拯救民族的感召，还有以太阳名义赋予太阳人的语言与思想，呼唤光明与温暖（《太阳的话》）……这些诗篇都真诚传达了冲破禁锢、追求自由、乐观向上、走向新生的时代吁求。70 年代末期，老诗人发表了归来后第一首长诗《光的赞歌》。老实说，“光”的赞颂，并没有提供劫难后更为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更为丰富的想象语言。主题先行、理念色彩，即概念演绎使艺术方式与语言显得单薄。苛刻一点说，其艺术方式与语言水准退回到 40 年前的水平，甚至不如 30 年代巴黎时期的《马赛》“午时的太阳，是中了我酒毒的眼”那样充满个性。这种政治上的惯性和艺术上的止步，说明强大的意识形态场域作用于诗人的心灵世界，往往成为难以抗拒的柔性暴力，叫你时刻就范，并成为自觉歌唱。有人从中国新诗流变史绘出太阳意象的衍变图表^①，是切中肯綮的：

原始意象	自然属性	象征意蕴	衍生意象群
太阳	↓ 光→	↓ 光明、理想→	黎明、日出、晨曦、星、月、霞、虹……
	↓ 热→	↓ 温暖、热情→	热血、烈火、灯、烛、煤……
	↓ 力→	↓ 创造、毁灭→	生命、春天、再生、雷、电、风暴……

^① 张黎响：《现代诗歌中太阳意象群溯源与衍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从日积月累的大众传播谱系中，人们不难发现，太阳意象总是代表着正面、积极、高调、宏大的时代价值；相对“单义”的内涵意蕴，适配着整个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体系。

当语言被某种庞然大物捆绑，公共性的太阳谱系达到巅峰，反拨就成了必然。最早是来自民间地下写作——白洋淀诗群。为抗衡异化、表达不满，“咒日”从芒克肇始：“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天空》通过有力的背景渲染衬托，第一次使撒旦变成了魔鬼；《阳光中的向日葵》一改从前“仰望”姿势，反向塑造了对“王者”——挣脱、叛逆的形象。“河流缓慢地拖着太阳”、“我将和所有的马车一道/把太阳拉进麦田”。芒克很早就懂得启用直觉与超现实想象，给整首诗抹上浓厚的油画色调。在《黄昏》里，他还用物化手段直接将黄昏与太阳叠合，使太阳变成了“风干的野兽皮”，预言了颓败时代，这样早就超前而觉醒的“现代性”，与 50 年代的太阳礼赞显然大相径庭。

多多的太阳是充满大幅度变形的，“黑色的阳光拖着巨大的翅膀”（《告别》），“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致太阳》）“我们红红的双手，可以稳稳地捉住太阳”。（《蜜周·第四天》）“他伸直的双臂间留有一个早晨/正把太阳的头按下去”（《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去》）这种变形通常是冒犯太阳含义中的光明、温暖，填充其他灰色成分，降格为次等形象或劣等形象，以突出“群氓”的高大，诗语出色地进行了配套。

江河提供的是另一副异质光谱：“枪口向我走来，一只黑色的太阳/在干裂的土地上向我走来”（《没有写完的诗》），这是噩梦年月里的太阳，太阳等同枪口。《追日》则完全进入天人感应的境界，“太阳安顿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发觉太阳很软，软得发疼/可以摸一下了”，或者，“太阳小得仅仅是一颗麦粒/含满了汁液/中间的缝里有一条河流着”（《息壤》），我们不得不惊叹江河强大的虚构能力，从民族生命力外化出来的太阳，在诗歌里重新复活了另一种生命。他的圆融诗句平衡和稳定着太阳意象，并调解与和谐着意义的生成趋向，在主流话语泛滥成灾的黑子地带，他用鲜活的文化细节栽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花朵。

与江河营造福慧境界不太一样，杨炼更多从“智力空间”出发，成就了代表作《诺日朗》。杨炼提供了比此前 50 年复杂得多的意象集

群运动，一扫平板整一的光芒语象。他的太阳神用多重配置组合，奏响了阳刚与欲望交融、瑰丽与繁缛兼具的华彩段。

新时期这些千姿百态的太阳，可以说既是对过往陈旧想象模式的背叛，也是诗人自我生命流程的独特感悟，从而唤醒读者从陈旧的模式中走出。有一篇论文比较了半个世纪太阳谱系的不同：“拜日型”诗歌是符号权力的有效支持力量，它几乎是靠一种对乌托邦的狂热情绪来支撑，是一种机械的短见的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语言存在。朦胧诗里的“咒日”诗歌是真正的诗歌的声音。他们用意象间的优美流动和交锋来凸显个人的体验和历史的记忆，用“物”的表象的相互叠映来彰显历史的真相和社会的纹理，他们把对太阳的诅咒和背叛用童话和寓言般的遐想做支撑。他们通常是在知性、理性和感性的协调共振中，运用夸张、变形和超现实的想象来组装散乱意象，架构起朦胧的诗境。^①

被冠以“太阳诗人”的海子，继续太阳谱系的探索，太阳意象除了主体的自我鉴照，更多是极度扩张与分裂。长诗系列“太阳七部书”充满神魔合一的形象含混，语象的谜团带着灵魂的尖叫、喷溅、迷茫、血腥，太阳意象出现从未有过的混乱崩裂，折射出人类在失落情境中的焦虑和忧伤。如此天马行空、汪洋恣意的语言景象，“调动来自历史、民间、现代俚俗的各种材料和语言资源，并以荒诞的乃至恶作剧处理”，“搞不清他是在用一种恶智力向公众阅读趣味发出挑衅性的游戏，还是魔性附体后的一本正经。”^② 海子为诗语的“自传与公转”的两难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但他太阳文化语境的某些“蹈空”，长诗结构的某些残缺，语言相对松散、缺乏打磨，不时出现“天才的断章”和跛脚巨人的趑趄，是十分遗憾的。

随着后现代语境来临，一种变本加厉的消解力量伺机而起。素有“杀毒霸”称号的伊沙首当其冲，他在《命名：日》中，巧用了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声，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震动：

太阳升起来/那男孩跑向天边外/一路笑着他的笑声/响彻了这个早晨/晨风吹着/太阳升得更高/那男孩手指太阳/给我们布道/

^① 高君渡：《论太阳意象在中国当代新诗中的流变》，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度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第29页。

^② 燎原：《扑向太阳之豹》，南海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00页。

“这是——日/日你妈的‘日’”/他的声音/响彻了这个早晨/令我
这跑来命名的诗人/羞惭一生。

“日”本来作为一种命名圣物，殊不知被一个世事未谙的孩童给颠覆了，而且颠覆得合情合理，十分舒服。没错，太阳的称号就叫“日”（用作名词，代词），却翻脸变色，成了动词——同字异义——骂人脏话。这样，太阳的语义从严肃崇高的相位一下子跌落到阴沟里了，太阳的语义光芒突然一片漆黑——这就是语词的颠覆力量！

太阳的形象继续在私语化的谱系中遭遇放逐。宋晓贤的《太阳》是对伊沙的具体化：“太阳成天无所事事，听收音机/而云朵却要四处奔跑，忙于生活/像迷途的羊群被风驱赶着/因此在这张蓝色台球桌上/常常只有太阳。”非常清楚，太阳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事物，和一片云朵，和一只羊，和一个蓝色台球桌及一个台球没有什么两样。太阳失去具体喻指，没有附加语义，也没有另外更深刻的指涉。太阳就是太阳本身，太阳就是一个日常场景，它的无聊就如同蹲在台球桌边晒太阳的懒猫一样。

太阳还原为生活化的太阳了，在去除所有神话原型、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的文化象征，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强加后，太阳降格为人间平凡的游戏伙伴：“调皮的马子/一路笑着大声喊/声声喊太阳//哟哟哟——/一团鲜红火球/终被喊上山梁。”（冉庄《喊太阳》）。这一喊，让太阳摘下神灵面具，恢复本相。别小看一个小小语词的转向，它预示着整个诗歌美学、诗歌范式的变迁。

二、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的超越

太阳诗语的变迁，竟浓缩着百年诗语的沧桑，它带来发人深省的反思，毋庸再进一步举证，前期的白话诗语，其主流是沿着“明白”、“晓畅”、“单义”的路线发展的，多数时候它受制于国难意识、民族危机、政体威权左右，形成强大的现实主义大众化特质，在对诸多事物的命名上，烙上相当类型化的时代印记。“太阳作为诗歌中的一个事件或者说精神现象，的确保留了一道鲜明的运行轨迹，它完整地呈现了一种历时性的精神投影，闪现出个体命运与时代坚冰相撞击时的折光。它发出各种异样的声音，映照出各种诗歌质素的流动，是那个

时代话语和行为的有力见证。”^① 这种见证意义在于“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②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认识论意义上的时代与大众语言是有严重缺陷的，后现代文论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此曾批评道，大众语言由于常年处于机械复制、定向传播，在经济学流通与算计的基础上进行投机的等价交换，必然产生大量废料。而个人化诗歌语言是废料的清除者，在这一过程中，意指活动中——的“价值毁灭”，在异质性的“疯狂散射”和对“同一性的摧毁”中，诗歌才能赢得自己的快感节日。^③

个人化诗语是建立快感节日的基础。大陆个人化诗语屡遭冷遇，直到融化期才获得释放。个人化诗语讲究心灵化的诗意传递，通过独特的个人语法、个人词汇表构建诗性世界，纯粹与形式成为重要标的。其自足性的极致是把语词作为诗歌的最高真实，语词作为诗歌的直接载体和在位，不再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象、感觉、知觉和超验。

上述太阳诗语经历了一场从时代大众到个人化言说的嬗变，从势不两立的分离逐渐回归到历史的认识与审美价值弥合的平衡。最初的白话诗语专注于通俗易懂的工具化理性，后来广义的现代诗语在非公有象征维度上加强了，诗语趋于丰富的象喻色彩，再后来，又有太多的象征隐语挤满雷同的小道，造成“公共象征”大面积拥堵。接着，越来越多的诗语断绝与隐喻来往，毅然转向更接近原初本相的语象，在在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轮回”。以太阳为中心的诗语变迁考察，是现代诗语寻求突围与出路的缩影，为此我们尝试小结早中期白话诗阶段和中晚期现代诗阶段若干语言区别，以及现代诗语对白话诗语的某些超越：

一、白话诗语处于草创阶段，一诞生便面临时代高压，时时需要承接“社会订货”。前50年过多的价值预设、意识形态指派、道德伦

① 高君渡：《论太阳意象在中国当代新诗中的流变》，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第34页。

②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③ （法）让·波德里亚：《上帝之名的毁灭》，《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14页。

理签约，加上诗歌艺术发展需要一定时段积累，白话诗语在半个多世纪的摇摆中确立了自身的文化定式：多数时候（尤其大陆）受限于国家话语制约，缺少与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交融，自觉或不自觉排斥了裂变和接受异质的概率。许多时候诗语还停留于相对单纯的语象上，简单对应于现实社会（政体、民族、国家、领袖），成为较为简单的传声筒和留声机，呈现出相对平面、线性、单一、单薄的质地，离真正诗性境界有一定距离。它是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语言观产物，较少溶入现代主义所提供的新质素。意识形态的密切牵引和传统的同质化应受力，使白话诗语在整体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诗语欠缺陌生化的弹性与张力，多数作品成了时过境迁的明日黄花。

二、现代诗语之所以后来得以成色，是坚决摒弃白话诗语钝化、僵化的部分，以现代性的多变善变重新刺激生长，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诗写方式取代了大众的代言身份。在操作层面上，通过能指与所指不断切换，两者的表意关系处于间接的、不确定状态，大大提升了语符在不同语境中的含混、多义效果。本质地说，整个现代诗语传达系统是建立在个人化意象思维与意象化过程中，解脱了那种较为平面、单一的线性模式，较从前有了更为丰盈、饱满、曲折的展开。意象思维与意象化模式，给萎缩的白话诗语注入新鲜血液，改写了白话诗语阶段较为固化、狭窄、单薄的形象和线性语言路线。意象化诗语的分蘖、丛生与繁殖，超越了白话诗语阶段的同质化倾向。

三、从根子上说，现代诗语一直努力克服非存在性的骚扰，努力弥合与“存在”的疏离。即从语言的工具形态蜕化为本体形态，这样在“存在”的根基上就能够打破以前已形成的界限和规定，从而使语言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把人从“晦蔽”中解救出来，而这种解救，依然是靠语言自己去打破它所设定的界限，重新聚集起诗意。现代诗语的变革，就是重新把自我带入“敞亮”之中。语言在其活生生的言说中有一种力去陈言的冲动，现代诗语借此获得新的巨大可能。但也因此派生出了一种深刻而虚幻的语言幻觉，以为诗语就是一切，以为诗语高于一切，诗语的权力意志化迅速转向了某种失控的诗语狂欢。

四、诗语的狂欢紧紧依偎着后现代语境。众多另类的“苗头”：放逐意义，解除象征内涵，加大剥离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功能，共同消解了诗语背后的“深度”神话，“后”诗语的流动显出更为敞开和自

由放任的态势。传统的诗写活动，转移为以语言为对象的写作本身，并且试图通过个人化处理来克服语言旧约对诗歌感受力的钳制与侵害。先前那些崇高的圣物完全降格为日常普通的凡物，联结着活生生的人间和琐碎的东西。一切都回到事物的原初，诗语获得“去蔽化”与“趋简化”的解放，意象折身返回物象与语象，而随着“消解”与“游戏”加入语言形式，迅速疯长为“后”诗语武库中两只最重要的力量，那么随之而来是“非诗”的垃圾应运而生。现代诗语就在取得对白话诗语的某种超越，也在不乏实验性的出轨中，继续着它的宿命之旅。

的确，人们在语言的感受、接收层面上，已经无法卒读早期白话诗文本（研究者除外），或者换个说法，生涩的白话诗语被后来逐渐成熟的现代诗语所改进：直白呐喊的宣喻，蜕变为意象语为主的多元表达方式；生命化与心灵化培育出率性随机、自由开放的写作范式；以跨行为单位的诗语组建形态，最大限度地丰富了诗的外形式；音形义之间的相互挖潜包容，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平衡；多种艺术元素的加入，乃至非艺术的跨界语料的掺和，促进新型的修辞技艺的发展，一种“开放的而非刻意规制、试验的而非预先设定、包容的而非壁垒森严”^①的现代诗语空间，得到认可并预示了可持续生长的前景。

三、优质现代诗语的“入径”

对早期白话诗语的超越性进展诚然可喜，但不能掩盖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多年来诗语的自足性与公共性一直处于相互排斥的纠结状态，有一个形象比喻说是两者各处在“自转与公转”的轨道上——多数时候是分离的，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由此而带出一系列棘手的语言问题，远比小说、散文、戏剧更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现代诗语的公共性要求与外部世界（时代、社会、历史、现实）保持必要的紧张关系。现代诗语的自足性要求诗语更多是心灵化的诗意传递，它把诗歌语言看作自身完整、自给自足的独立整体。自足性与公共性的两难龃龉，形成诗语系统最大的张力纠结。纠结在于，从

① 一笔：《试论新诗在语言上对传统诗歌的超越》，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d52880100dl0z.html，2009-07-04。

自足性要求看，诗语虽然更愿意朝向纯粹与形式开放，但事实上，它又必须接受话语公共性的参与。即再怎样纯粹、再怎样形式的心灵化自足，都不可能逃避外在诸多诉求，它可以“隐身”为诗歌语言的公共性，但多少构成对自足性的某种侵蚀与制约。而诗语的自足性出于本能，总是要尽量保持自身的独立纯粹。

由此诗语的两难带出的问题是：诗语的公共性与自足性能否找到某种平衡或妥协？文本形式因素的自足与外部公共性可否营建某种可以互嵌合拢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又由何种力量来“宰制”？或者说，什么才是值得信赖、有可能取得共识的有机的优质诗语？优质的现代诗语是以什么作为内在的甄别基准？进一步追问下去是，有机的优质诗语凭借什么去抵达诗的本质（如果有的话）？优质诗语如何最大化地完成诗意的打开？优质诗语怎样在有限的形式中确立无限的意义？又怎样在咫尺间留下永无穷尽的追索？

笔者以为，有一股无形或无形的力量——或者叫“势能”——即张力游走在诗歌的文本间内，有如穿越无碍的孙行者，上天入地，左右逢源，既可深入驱动诗语的主心骨，又可全面担待“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重任。它无时不在地维系文本内部与外在世界的联络，激活潜在的、衍生的诗意，翻搅着一轮轮意义的涟漪或漩涡，它活跃于架构与肌质的各种张弛、虚实、疏密、浓淡中。或许长期浸淫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某一天，笔者忽然下意识地写出十几种张力：跨越式张力、蹦床式张力、断裂张力、空白张力、悬疑张力、宕开张力、虚实张力、临界张力、合成张力、零散张力、节奏张力、错位张力、搭配张力、形异张力、排列张力……整个诗歌与诗歌语言几乎被张力的关系网层层罩住，密不透风。由此引发出笔者有关张力是通达优质诗语最短却最有效入径的立论。这样的立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并付之实现呢？

把握优质诗语，首要前提是尽量清除那些外在的、庞大的所谓中国性、民族性、本土性的标签识记，我们已经领教了太多宏大的规约；其次需要继续清除长期来流行的所谓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标准化把持。因为这样的笼统提法，对于小说、散文、戏剧、影视等其他文体同样适应，缺乏“这一个”特指性。反过来，所有文学语言都能接受这些标准，那怎么凸显现代诗语自身的独特魅力？程光炜认为：“判断一首诗的优劣不是它是否具有崇高的思想，而是它承受复